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

卷一

詩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秀高

將至建康將返出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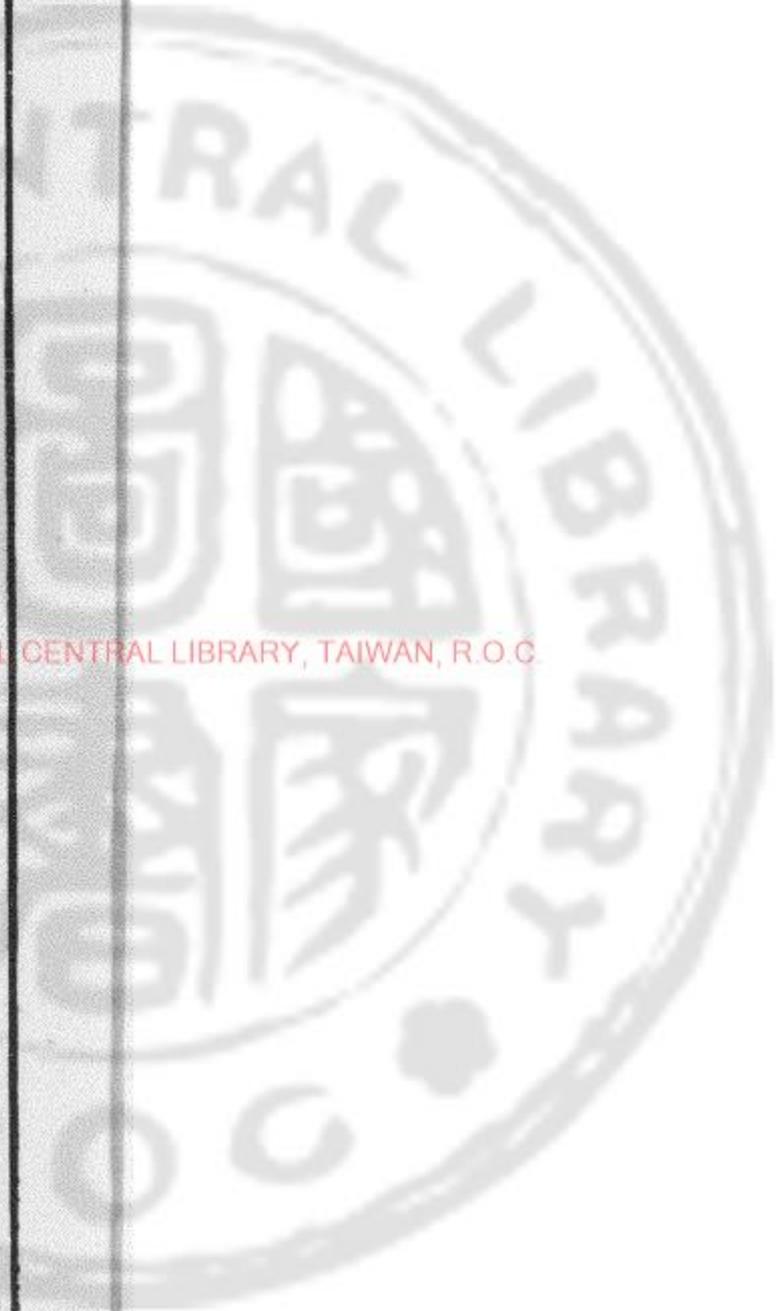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十山并示僧宗義

重九參議馬君粵詩相過因次其韻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光宗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荅激仲

又

又

邊報與山中信并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雨夜與模論中原且起模與徐光宗宗游清涼觀而分加

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窗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諱字元

常以進士入官而棄家祝髮去

張暘并晁激仲相遇共話宣和開事

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

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過留喻月

次韻再答子因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寄徐蔡立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戲示慕容

章吳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曹荀復過河王師出討

開邊報示諸將

遣晁公昂按行朔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尚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參議從辟劉太守

次韻馬參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度使

二月初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未有寄聲

道湖山之適趣具歸者慨然寫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移植冬青城陰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罅因以斛水汲水道注

之

小飲示幕府

卷二

詩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听莫撫幹津梁

送沈傳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韵程伯禹時字韵

送表弟晁公耄公海師幕

次韵程伯禹贈趙朝奉

題晁公耄惠榮溪山

再賦

觀化堂編校舊書

憶朱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臥

七夕

送王陞歸知果州

祈雨

再任後遣模婦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于茅山永石

每歲病<sub>相</sub>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東園作<sub>中</sub>堂新成

三月八日<sub>中</sub>堂獨坐

徐<sub>鑿</sub>五相過

同<sub>鑿</sub>友<sub>鑿</sub>蔣遊蔣山謁室公塔王荆公墓晚過<sub>中</sub>堂寺周

韻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詩五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台過天禧寺

兩化臺再用前韻

典詩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詩立

為山亭晚臥

次韻方仁声四絕句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諸幕府見和復答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之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哭趙叔問

銘

賜硯銘

新坑端石硯銘

李師簡硯銘

晁激仲棊硯銘

二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園贊

法眼禪師真贊

卷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皇吹簫圖後

書邨氏志

欽宗曾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圖贊後

書方勺雲茅滂錄後

書唐李弼告後

論

蘓秦論

范增論

續卷生論上

續卷生論中

續卷生論下

序

程致道集序

卷四

記

細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保寧寺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保公塔文

祈晴保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謝祈晴寶公塔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晴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雨室公入城文

謝雨送宝公还山文

祈晴宝公塔文

祈雪諸廟文

祈雨請宝公入城文

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宝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宝公塔文

謝雨保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題祖贈太師惠國公愁黃文

題考贈樵苗文

卷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傅宣撫問茶藥表

謝乞官觀不允降詔表

一賀天申節表

賀大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謝明堂祀畢降赦表

賀皇太子冊寶禮成表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賀天申節表

謝傅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奪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戰表

賀天申節表

賀大朝會表

卷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左太中大夫劄子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奏准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劄子

乞官觀劄子

又乞官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官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次乙官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奏七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官觀第一狀

第三狀

第二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啟

回徽州曾侍郎啟

賀宣州汪相公啟

回霍經制啟

賀汪相建節啟

回南京禹守路樞密啟

回汪正字啓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回吉州王舍人啓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回信州劉侍郎啓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賀張少師奏節啓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書

又書

卷八

書

與曾天若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推賀務書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答王從一教授書

又

荅伊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終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一

詩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  
長槍大劍笑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  
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見下樓船  
涓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峯說去年

時季高再新  
城上觀月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送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驃騎營  
莫作揚州貴人看箭箠聊聽鴈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犬羊可有中原地熊帛空  
高大將旗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白頭再啓征西  
將深愧甘棠詠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千門萬戶照天闕二水三  
山非故廬談笑定誰能却敵哀憐真自笑非夫淮南金鼓連滄  
海為趙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欲漸清禹宮叔闕照層城不驚卷陌銅駝沒自愧兒  
童行馬迎衰謝詎堪仍薄領病慵久未已廢杯行三山不動潮  
頭過洶江流自不平

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隳水却應喜  
近洛陽塵十年徧閱三行余自維揚臨安  
反及今凡三至四海奔馳一老目未  
有夷吾在江左紫車空換兩朱輪

送模歸下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之西巖者三首

自我嵩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童挾書  
至驚起慙慙絕推尋到雞犬問訊窮曲折此豈剪為一壑萬  
慮減可能復大錫更鑄八州錢江東鎮  
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  
熟煎勤報松竹吾豈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非登西山顛雄絕昔未見溪澗莽吞  
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間尚或遺珠篋果成輒棄去我豈秋

社燕

燕兩山絕頂亭  
基安成而來

為吾課僮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

小煩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脚猶尔健

生長在山間從公守蓬戶人言膏梁子粗克污

欽宗  
諱司  
袴官居無

多慙慙止復遠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禪晚從我似識

此間趣西岩鬱嶽岑久斷俗子路聊待山中節為我主雷務封

陸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神登北山參議

馬君獨不出携詩相遇因言石林之勝次其韻

倦飛啼鳥正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間勝事漫同沒栗里佳時休

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大朝真有舊班他日尚期能過

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于枕徐

光宗

濟祝子權為松菊臺之

會作韓子韵詩唱酬數迄今歲郡齋獨坐慨然有懷

漫日前韻寄

光宗

濟子權時皆在湖州

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誰共強逐風

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旧相看閉閣且示推摩

病番画他年付瓦官

世傳顧凱之画維摩  
像皆此閣官寺本也

郡齋望苒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未極城郭始悟非吾廬豈不有華

屋柱樞拱王都我危坐清旦百吏前走趨而我原鹿姿儉然若

因拘忽看北山岑突兀當生隅  
不得往起步空長吁少  
年四方志願耿畧九衢哀憫一如此畢願終田間拙艱固應尔  
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段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寇被盧追尋念往  
迹六鷁慙宋都余以請官  
詞去官浩歌記土風誰能和吳趨自笑良已  
隘真誠概林拘耶云致知止未敢傷廉隅慈山閱人多龍蟠委  
峙嶮寄我千里目節枝尚堪扶但愁見中原驚心捨嗟吁何由  
返吾室小徑遵茅屨未用懷遠遊蒼忙賦三閭明當秣吾馬解  
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解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林因以植之庭下

萬壑千岩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  
稍看碑瓦雲峯出便有檀  
栾桂樹英宗  
諱幽絕境自知難遠忘奇蹤  
爭伍獨能鬲山翁已老  
犹兒戲湯掇伸眉一散愁

與志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梁辭鋒未可當  
伴我何辭共我馬隣君聊  
欲濯糟漿梁仲以池州  
酒三從余詳殘年落莫風塵際  
永夜從容燈燭光  
抵恐扁舟吾欲去病隔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淑仲

牛省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  
世緣不擬營三窟人事那

未饋玉漿春近嶺梅橫  
惜憇夜寒霜月落飛光  
十年清話何由盡  
我亦傷心嘆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  
見雁相追不亂行  
但追陶廬有松往  
不辭楚酒醉耕蓑  
交情老柏寒方見  
妙語靈珠夜有光  
回首漸知歸路好  
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  
晁氏自文元文莊皆寄歷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云  
不獨詩同沈  
鮑行晚歲清  
設淹幕府中原喜  
氣望壺漿  
願聞時論憐  
衰朽空愧君恩負  
寵光宵許  
朝川期後約  
彈冠知不借  
王陽

閔武士四邊報而山中信併至

椎牛饗士隘  
轉門投老兵  
間強自論  
稍喜並邊報  
無收馬却漸空  
帳有鸞  
猿色盟似意  
出天意排難  
誰能報  
主恩壯志  
蹉跎真便尔  
独懷搔首望  
邱園

兩夜西窗独宿

華屋非所安  
憶我三間茅  
屋閉閣傲  
初寒生聽風  
雨交燈火滅  
暗沒采  
篁雜蕭  
稍一枝寄  
宿鳥自許  
無頃粟  
我非乘桴翁  
詎敢辭  
紫苑竭  
水亦何事  
大似從僧  
包忽聞鼓  
嚴更鼓鐘  
乱鈺鏡慨  
然念故棲  
此地寧久  
拋君知芥  
身微但可  
浮杯物去  
美無更疑  
作詩聊自嘲

雨夜而模論中原且赴興模徐光宗游清涼覽觀形  
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帛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禹故處大江轉洪  
濤勝踏不可衝空城寂寞朝日暮獨東去登臨歎千古俯視極  
千慮吾恐勇邁我蓐食穿沮洳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  
亦何人我老耶自怨它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謂笑頽然已  
飽安用飯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雁道高城強郵無復戍已尉強盜猶  
憐壬午兵歲晚胡牀閉深閣夜長丁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

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極盡無人半夜禪閉戶便能忘屢迹炷香昔  
自續爐烟辭家屈指驚三月撫事關心愴十年湯展殘書亦安  
司可能猶欲續常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畧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凌雲梯 屋八九  
間茅簷敢辭低所欣而勢好老稚通扶藜容行轉修徑老松故  
成蹊仲冬景氣肅碧岫猶淒淒仰視天宇大四觀渺回溪徐行  
信足力未衰成顛躋同意各有適飄去無町畦平生几濡首未

路乃噬臍不作巢幕燕宵從觸藩難鞞胡為濫麾鉞听生鳴鼓  
華外物委虫臂金生思馬蹄可能三往州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閑本長虛超然適有氣契天地良有奈頽念彭  
澤老所欲懷常晏如南窓僅几何盤薄万古初束帶悟已往世  
分更能踈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閭廬杜子老不過買田賦歸歆  
西山營樵空江水繞故墟衡門閉采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  
酒安知非我集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名光宗字

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夢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豪芒古來推  
仁者勇與莫得振也自多慙此心焉得剛相君抱壯烈慷慨志  
亦償徒悲肖長情屢行終堂子居真俗間袖手每在旁十載  
漫相見掛帆上滌湘我居下峯巔萬及凌穹蒼何時一茅屋共  
結兩道場

山間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與客飲花下今年郡  
解獨坐十四夜張揚叔昆敦仲相遇共話宣和間事  
慨然歸不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峯立下有  
三畝幽人家年日春歸不暇看但掃雪徑尋寒葩老夫已忘少年

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杯起步徧空谷破屋啼臥瞪瞰朝霞陪  
都後未亦何有凜凜殺氣浮高牙重開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  
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金盃賜酒余雄誇神州陸沉歸近我  
漢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料恣汝更敢聽漁陽槌

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

華屋鸞隨劫火飛江山空自繞邦圻靈蹤可使起千載妙解誰  
從寄一微着屐高堪窮碧落椽床聊伴俯清輝追尋會識開心  
處未怪哀翁苦憶歸

再次韻

顏垣敗屋落花飛草：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輪潔淨不知風  
景轉微清帳空尚憶猿鸞曉墓廢猶傳鳳覽輝女几自無平賊  
意生未休笑女忘歸

三次韻

荒林弊：鳥飛：舊事那容教一圻山色自隣雲決莽暮寒犹  
作雨霖微設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瑞知玉有輝問取塔中黃面  
老此身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兩壁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誰到蕭寺庭  
荒迹已微徑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舊閣相輝今或等是千年  
客想有遼東獨鶴飛

偶至劉少師園

蒼底黃鸝一再鳴，故園久住識人情。  
習家池館元無禁，應笑山公有懶行。

其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  
却憐韓令功如許，不為山丹少雲威。

蔡子因相送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  
欲知爵躍心能喜，正愛蟬連語不休。  
樂望君方論並舍，子月約同歸山我已辭丹交親。  
四海今余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月

人事紛紛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  
已操麈尾落真何用，那得鐘鳴尚不休。  
鄰里未陳垣別社，江山李郭有同舟。  
若為便覓苕溪路，六月明珠剩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早昔物望到沈雷，蔡氏自言出陳者蔡謨後晚悟禪心更不流。  
安用前身真阮籍，阮籍因有方上宅子久知此術得孫休。  
千年會有耒耜日，鶴萬事元回不繫舟。  
逆迥一庵隨地有，不妨袖板對蒙頭。

其二

已議營屯列上雷，稍欣郡蓋障橫流。  
三持舊業終應在，萬里

長征亦少休和氣但令均扶纜北圖何用決懸升東都自是興  
王地帛詒寧須問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車屢奏捷

先聲已越敵將軍臥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山河自  
亦惡妖氣羽書奏捷無禹敵與他論封有策勛橫梁賦詩非戒  
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双鳩百葉桃画

百葉緗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相並不作林  
間逐婦声

徐光宗

立罷吏部郎官出天守台待次下山舊居因寄

稽康不作絕交書出處可然兩裕如錦帳不妨遊省戶竹堂還  
得賦郊居傾涯濺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絮餘亦記舊游聊待  
我未須催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設孫故路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燭  
刀羊聊應謝鼓鞮登臨自得句小字與執隨

戲亦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材閑中豈是穰侯物浪子怕  
諸侯客子未

章叅道將婦小飲懷謝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  
况漫雲山舊結隣  
湖谷何肯同笑語  
干戈已老更風塵  
少畱對榻聊分主  
多病持杯滂几巡  
賈傅長沙知健否  
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插羽驚傳赤白囊  
胡行如鬼尚跳梁  
頭聞妙算無遺策  
但遣封人謹豫防  
送死定知悔天禍  
追奔寧使汝爭疆  
將軍刺有封侯印  
盡掃無令一鐵亡

虜酋渡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  
誤慚一障守王城  
秦兵出項終何得  
漢將征遼會掃平  
便遣幽燕驅虜  
今久憐河洛汚糧  
程書生豈解論几

爭誰信平涼有訃盟

如議講和全  
故言其不然

遣晁公昂按行頻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烟  
重來老叟自我戎  
旃我言固是平  
尔君事那辭數  
然轉餉未應勞  
木馬推鋒猶或要  
戈船天威本自無  
多赤萬一和屬此年

昔聞書遣為使  
思讀未請和

聞兀朮將過江再遣晁公昂覲師

狂酋屢損駟長驅  
未首新車有被庠  
音張韓西軍節帥  
音若士極勇快飲勿  
辭金鑿落先声  
頃破錢浮雷  
音將下能兵音  
精練勇錢浮雷趨趨官尔自疲干  
里虜遣使往未月中号  
趨官日行數百里飛將吾寧救一夫  
試向八公山上望  
當官何用守濡須  
為江淮襟要  
孫先將之故軍每至濡  
須水吾能保有故謝王有肥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聞鷓啖蒼山從  
古自龍蟠鬚毛白盡空看鏡髀肉銷未尚據鞍折箠不能管點  
虜遺民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兵廢簡鉉黃  
暗馳囊赤白驚衰衣聊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覲回從辟刘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凍未休稍喜犬羊從絕塞即看貔  
虎靜中州先声早已傳推轂婉旻聊煩佐運籌好去刘公書一

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韵馬參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堆攀秣馬前驅夫石間析木舊津吞朔易神都新  
令叔寘顏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辭冒百眼束縛會看擒頭  
刺天釘何待執戎畫清談一笑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刪緩帶  
且從黃閣老戎冠行奉紫宸班分携坐歎虛縣榻老病懷歸抵  
故山他日小舟能過我万峰深處有柴関

寄潭州謝成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群盜剪荆榛孰知賞傳傾多士但說畜  
君得遠民痛飲千鍾應可強傳言一紙未能頻臺評袖裡犹多

在莫枉訂州詠白蘋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齋厨可用須佳釀莫遣征南誤見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万里秋際空高浪洶回流他時與賊真非策此日推鋒盍有謀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端復恨神州將軍競館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其二

蕭關隴水隔天區壯士何人是破奴一日頻傳三節度

是日關陝西三

師五十年空闔五單于坐談激烈心猶在疲彫殘喘未蘓安得倉箱盈百万少令天下足軍儲

秋高由戒諸叱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酒早伐謀傳箭猶聞聚蜂虻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吞長喙狄快始嘗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刈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追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敵捷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靜王城軒臺固有英灵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未有寄聲道

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故慨然寫懷

秋江浪靜如水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鴈久未到坐想白  
鷗增眼明五年辜負釣艸約故人疑我真逃盟豈知塵纓不易  
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來鐵馬暗江北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舡  
十万下采石旗纛滅沒天戈橫書生戈橫書生事業今乃尔授  
鉞敦敢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  
民父母大度未忍慶奇兵澶淵一矢安五世明日饒或傳諸營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六告捷喜成口號  
一戰聊麾十万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去九虎將

軍亦漫為

賊將龍虎輔因等將軍皆其用事者

面內疲民元不改

拓羣之捷

驅虜吾民

盡獲得之

從中勝算自無遺

自賊兵過淮凡指授諸將盡從中出

臨軒想見天顏喜百

辟歡聲動玉墀

其二

地豈何知闕近垆且欣塵戰掃羶腥奇聲急走破羗帖歸路还  
經征虜亭多難兵間頭更白事見光武放懷物外眼終青花殘不負  
岩邊約更看前焚光上庭光上龍庭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雨過却疑驚  
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拍天素寞歸心誰與

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天亭移植冬青等近蒙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鉏年來繞屋亦扶疎客來但愛清陰好不見幽人澗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刈鉞石長嘯徒登城緬想射與

虎行當築鯢鯨傳車日邊來風雷走天聲

連日中遣王人齋金帛犒師者經過

黃旗三面至提奏紛：橫天險限南北長江正東頃諸君亦良

苦唾手爭請纓誰 凌烟閣自昔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

建雄名

李詩請君誰上凌烟閣君介書生万户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里館集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

徐<sub>統</sub>宗<sub>統</sub>齊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設<sub>、</sub>山風響正想陰  
陰夏簟寒老去不能窮蠹簡歸來便擬掛塵冠一杯且覓林間  
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情十載厭聲  
鼓踟蹰亂鳴鈺肖然洗病耳為鼓一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  
琮琤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亂石拱高下回環亦崢嶸吾歸

正自尔猛士方西征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盡  
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光宗諱同豈忘宿春糧終媿一歎門邈迤此  
相遇傾怀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當劇煩未悟清屈器朱絃  
列壘尊我哀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肅西征万馬先雲屯何  
力償賜履緬慙羨歸軒寄聲舴艋舟想見浮鴈村清冷尚可釣  
無使霽水渾

八月二十日

竟凉風入軒寔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從添老

愁予不為秋新配知孰未哀謝若為酬

偶書為山亭

為山亭下小嶺屹只欠蕭蕭竹數竿但遣飛流特激玉且將歸  
思為翁寬

其二

微風似與洗庭除石枕垂藤不負予八尺方狀聊已足可須仍  
要請殘書

其三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徽何妨共致樽中渌不怕鳴  
駟問醉歸

其四

羶穢初聞穎水清東軍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清兵同入賊壘聊煩盡剗平

其五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旰食念前軍疾須番上金城策一見真能勝百犇

次韵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水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三語只闕詩壇自一竒擾干戈枕戰代紛簿領更喧卑應須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韵程伯禹用時字韵見寄

衰病侵尋豈故時莫年懷抱祇公知強論出處初無意底有文章更好竒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嫌卑中原趣下玉正厯盡使遺民復漢儀

其二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王不獵尔何知地中鳴角無多恠堂上論兵固有竒夢襟那未梁棟遠槍榆正美羽翰卑淮陽汲直枕高卧顧看蕭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老汾海帥幕

岩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閑情談鋒尚憶傾甥舅鬢雪何

堪教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揚旗且逐棲  
下万里波濤本不驚公老說之于罷遂昌  
令頗能言浙東民事

題晁公老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晚木寒無烟不知三間茅中有几醉眠山遠尚見  
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袖裡溪山每自隨欲識滄波無限樂此家惟  
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故應便北戶何敢厭東窗汲水聊為

戲繡書却未忙平生閑與嬾併覓味兼長

其二

翰墨他生業山林晚歲心那知身已老但覓意增深捉麈誰能  
話扶昂可細尋晚來庭鵲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閣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峯應知六月水壺外未許人  
間得覓逢

又

憶向中流置竹杖牙錢無處買清涼只今路斷無來客自撥新  
醅醉几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  
几看薄月當軒過，驚見陰虫繞砌鳴。  
洵、南江浮靜夜寒，北斗掛高城。  
白頭心事今如許，慚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霄。  
傍簷依領月，歌枕听江潮。  
瓠大何妨拙，槎迴未竟遙。  
可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殊勝木奴洲。  
使君自喜鄉閭近，騷客仍憐井邑幽。  
盜賊燕秦犹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  
原頭兵馬今多

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  
九渊再拜款神龍，仰空但見屯雲族。  
天公愛民亦自惜，我愧無功神弗福。  
願看一洗注天瓢，未慮霖暴如車軸。

又

淮西感胡騎，王師盡掃無余類。  
武王伐紂報年今，耆驕陽豈天意。  
求求三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徒視。  
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犹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白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歎荆扉舊繞山千  
疊新添竹一園故人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其二

白髮萱堂上狹兒更共怀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已絕功名  
望犹疑出處幸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其三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懈几案涼曝闕庭除破屋防懸  
溜殘編足蠹魚好湏檢校高鎖莫令疎

其四

細路穿南嶺新松几許長毋庸馳馬足秋擬轉羊腸更作高亭

好初非乱石妨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樯

祈雨未應復請于茅山采石庶几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愷飛塵蓬勃晝啟膜坐睨雲  
物占群山五日一風十日兩天方勤民輔明主作書未敢訟風  
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又

群龍分馳不難興

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日

噴薄雲霧隨飛龍中田勿

憂龜兆折脩忽便可盈溝塍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官租飽軍  
食中原我老盡胡無人尔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來連旦去冬以來

偶不作遂得安

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酬薄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開好語傳。時語書屋下存可是淮陽真卧后，滿腔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七營。傳軍已割淮壩地，牙帳仍收鄂者兵。勝日身犹堪杖策，衰年耳自原鳴鉦。角中租了東歸約，安用區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麪自難忘。池開月映千山迴，檻靜風

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还似過橫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其二

密復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苦無公事妨人樂，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潮平分臘水，堂前池與北山路近得青松北山北山松百本惟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卧龍。園中舊不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庐，底處仍堪託左符。閑閣漫憐公事，簪敢說官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塞，使指何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 立相遇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閑。  
契濶易驚成歲月，追尋空復對江山。  
覺解客枕听疎雨，時久旱，方得雨。遙想吾庐掩舊關。  
落莫歸心誰與話，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光宗 立游蔣山謁寶公格王荆公墓晚過草堂寺周顯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纏。  
今晨偶乘興，適此省從賢。零雨洗驕陽，谷中听流泉。  
憑高快遠覽，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與我常周旋。  
誰去喚不應，汝意自不處。余自塔未空，不應。 夷隴稍已滋，橫水漲微連。  
佳城倚華表，拱大

船蟬莫過草堂寺，借榻聊翫眠。不復聞怨鶴，荒茅但連延。  
歸路踐落日，群峯鬱相先。回風送遠響，虛理生晚烟。  
吾庐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韵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几年。我衰倦登臨，坐愧双行纏。  
忽驚山陰集，邂逅來群賢。俯仰吊前古，高談注淵泉。  
千岩過宿雨，余潤滋麦天。頽簷鬪崖壁，過午不得旋。  
佛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毀，却人再興佛殿。 此邦心亦度，稍欣臺殿新。  
廢治依淪連，坐怀馬化龍。僅作娘捕蟬，相傾走掣電。  
詎暇安枕眠，六龍變東巡。恨耳不少延，尊胡久凋殘。  
屈已今我先，衰憊乘一障。無功記凌煙，乞身自茲始。此計

君悅然

又明日復同

光宗

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台過天禧

寺登雨花臺再同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

去歲辛酉

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三日

瞰洞牧所怀多昔賢坡陀北城

光宗城北有謝公

誰可作九泉石頭

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

源叔定都孔明初功之

初出足計用意良久處更作長干竹秦淮亂清連殘春掃余花

密葉未有蟬高臺畧四遠綠野浮芋眠午陰久未移陰景為我

延使君固不凡况有佳客先老大百念息爨余豈遺煙了知塵

外心本自無間然

興光宗

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

余營石林今三十年矣

冠服豈不榮祖猿強包

纏惟余縞衣心未敢忘賢

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哀顏為

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亦悟終好旋扣閤復請吏搖尾

志頗處休兵固有期撫事犹涕漣投懷幸傾寫知子非寒蟬十

月對榻語夜聽了無眠賈生待寘室趣席方招延翰開治安策

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庐跌坐着炉炯功名會及時佇子論燕

然

用前韻送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蚕已老翻自纏竭未守江

閑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人炊火通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  
一天冰藏敢言勤誰與歌芳旋上書苦祈衰傾寫志已屢坐休  
北山岩未見西溪連人言博風瞻不及醫葉蟬共梳携手客可  
忘曲肱眠首氣信禿翁胡為尚遷延子來幸暖熱愧我一飯先  
清詩似鳴玉想見藍田烟素去何乃邊臨分重俸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尔瞻泉聲分寂厯草色借廉纖玉粒時能  
飽霜毛日更添平生跡懶意况與病相兼

次韵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搢紳不能陪衆手斲輪終

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  
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回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sub>光宗</sub>雲邊此意真誰解勝作

新詩與細論

其二

水間新開似沉花傍溪酒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宏酒時要清  
樽對落霞

其三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見憐風月判遣詩

人一例窮

其四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有前期平生不作宣明面浪愧呀  
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今徒西溪作  
雲茅菴因東南為小亭號茅菴光宗欲傍溪開水檻久無  
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飲亟易之乃克城有  
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與茅南北正相望故四  
章皆及之云

次韻馬叅議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為我非鄰相追更喜同杖策得意遙  
知兩斷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借境中人歸來袖裡傳新  
句驚放岩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

一勺清 寄悟真 八功德水在具林寺 覺城東路更 壹傾  
劫火無遺燼 寺經兵火盡焚 地轉奔風有伏輪但遣籃輿徒老守深知  
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必山陰記莫春

其二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林羨女鄰歸計自甘從短帽倦塵塗  
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八人尚許一樽仍

破戒黃柑推釀洞庭春

是日宴會者二十餘人以齋集不置酒

### 次韵馬叅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夢繞苔溪十里青  
苦厭簿書迷老景坐怀江  
壑寄類齡稚川可復尋句滿靈運能忘過始寧  
疊石從此開小徑寒芳仍喜報余馨  
天工未擬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道形  
散策便思穿窳窅沉鉤真欲釣清冷  
已看袖裡携東海端向篋中得  
昼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

余前後領崇福明道洞青宮九九任上十

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叅議用前韵記嘗過予石林次韵荅之

不復襄陽寫孟身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學但恠山

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寄每丁寧  
遙聞徑竹添新影更想岩花作遠馨  
夜鶴未應真怨別江鷗須信久忘形  
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常禦冠冷癡坐正憐塵滿案  
醉眠終倚石

為屏瀛州學士煩追賦尚記滄波接洞庭

下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 徽宗皇帝挽歌辭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書  
黼黻托升陞臨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暇省棲居

### 其二

帝業承瓜瓞天倫映棣華十年垂接統四海自為家  
畢郢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堦鶯指顧行路泣悲笳

其三

脫屣初無志遺弓故不亡  
金盃徒自聳王枕且深藏  
付託歸真主經營有舊章  
柏城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其四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  
緹衣驚在匣黃屋本非心  
海嶺青雲隔天高白日沉  
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

其五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  
虛傳游帝所不復從時巡  
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  
攀髯如已矣揮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  
斯文獨更生落落公族冠  
探書到千古極意生理亂  
故宜肖長情憂國共長筭

其二

我懷崇蘭君多學真一貫  
束髮踵癯儒長縈娟空案  
胸中行秘書領畧能默斷  
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

其三

中年立周行杞梓見修幹  
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  
坐令護都水不特羨先漢  
荷囊侍丹宸正訝歸稍緩

其四

胡為棄天閑一往謝羈絆  
黃圻閉白玉萬事風雨散  
訃來為失

聲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鈞腕

其五

柯山助何許日月忽已換平生渾金簡反復要熟看宝珠珠寒

泓誰復撫遺玩尚有十字碑臨風寄長嘆

叔問三備新居拜崇  
前饋字畫尤妙書硯

甚高皆身程志道作  
煙銘叙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所嘗御硯賜

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鉤所直發為天池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万方

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玩端石研銘

望之益然不耀其光即之矜然不暴其剛下岩之澤竭取之其  
陽是為雲者仍耶孰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靡之勿利扼之勿搗毋慢其藏不貪之室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藏無聲  
勉子筆端發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于州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煩毋厭其多  
我民資之視彼濟

右左銘

史之勤民如井日劬民之從史如井日趨惟史與民毋或自戾  
敵則覓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求歸未遂或曰甚有  
似予吾庐也乃銘之似菴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復盍甚狹而廣  
請視吾庐為一為兩

贊

東山畱贊

龍眠李伯時盡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東山  
畱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  
覲安石膚腴秀澤着履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  
如相酬酢皆得其意于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無  
佳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價始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  
天下不有兩伯時因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万里亦將焉往而竟期止曰遠將者以是為將  
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万疾不備一嬉笑戴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改運  
豈以懷祖樂此遠迤

右王逸少

韞玉千山輝然不枯我現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  
如何淮淝乃折此履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

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服禪師真贊

八方四大悲空目問此多日孰為正現惟阿那律無目而視  
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  
搖首導師五蘊昏寂悲現茲現等大圓鏡顏然方休如夢中事  
山河大地一切消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寔同學進士試春官教往來舅氏晁無咎家時  
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寔文皆擊節稱  
嘗不已居寔試別頭文潛適主文居寔果擢第一王右丞欽宗  
諱同  
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于衆曰此豈賦邪殆有韻陸宣公  
奏議尔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寔首中選復為第  
一于是名稱日聞已而坐工書排党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  
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聞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竒始

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  
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于言者二公各以所長各家不  
以相易而居寔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  
之外而覘者每有余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  
居寔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  
之大息追教徃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寔之志既不得伸于生以  
著後世者惟其又子又不幸不得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  
後歸之且以加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蕭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

棠一株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  
其五六尔明皇末年暇時自適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兔事邪  
紹興唐中二月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房發同觀

書鄒氏志

欽宗諱同

曾祖陰德詩後

某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與論當世事及立朝  
行己大方諄諄累教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  
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以與人不独私其身君  
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有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  
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  
即廢至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

故責報于定國如執左契取萬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于前而位不配德減孫連方將有後于魯此詩不但郊氏傳室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教自免博學多聞尤長于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賴士宋道方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證傳于經絡效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于形侯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几何因推仲景

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奧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吾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及為鏤版與眾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于無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師于盡贊後

陸生板盡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徒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盡常

恨絕躋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后草堂成因傳  
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有不可追然尚可想其彷彿亦  
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齋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  
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  
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  
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  
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  
菴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稿次為

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兵間閑自吳興特來  
見余意氣上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  
姓名尔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  
又居同郡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  
服氣練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  
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序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  
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書高祖之子道王元  
夔第二子曰東安公壽州刺史弼乾封元年高宗之十六年計

之正當其時則弼者元夔之子也其後書司列太常伯闕守司  
列少常伯安期右肅机業者高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  
以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左右丞為左右肅  
机而紀書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十二  
月祥道罷後二年為乾封元年則司列太常伯闕者自祥道罷  
未嘗除人也李百藥傳子安期高中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  
常伯則安期者百藥之子李安期也皆與史合帝嘗責侍臣不  
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曰天下至廣不可謂無賢比見公卿有  
所荐引皆劾為朋党所以人爭噤默因功帝忘親讎惟才是用  
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而已乃書乾封二年

以東臺侍郎李安期同東西臺三品安期蓋自司列少常伯遷  
檢校東臺侍郎為同三品非自東臺侍郎遷紀失之也獨又肅  
机不知為何人安期之言美矣今所書名粲然覽之犹若見其  
人不独數百載物為可貴也

書唐李氏告後

右唐告五通藏鎮江金壇縣李氏子康家康自言系出唐景皇  
帝後于康為十五代祖景皇帝長子大鄭孝王亮生襄邑恭王  
神符神符之子廣川郡公義範義範之子汾州刺史暹生朝  
朝生儀生叢生冉思冉思後改名真自暹而下皆家有具  
告紹興二年某初守建康時康之叔祖恪持暹汾州刺史朝成

紀令儀臨安尉真湖州錄事參軍四告詣府援救未推恩後七年某復為守訪之康則兵火之余皆已散忘所存惟儀臨安尉一告而康別出朝政微事即叢為實慰使與其母劉氏贈告三通唐制凡告中書省官省官皆具姓名門下尚書省則但書名而不具姓今告亦有當見而殘缺者以唐書考之朝告左丞相集賢學士臣右丞相廣平郡開國公臣而皆缺其名者告為開元十八年按宋璟傳開元十七年璟為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則當為張說宋璟宰相表書璟自七年罷黃門監為開府儀同三司說自十四年罷兼中書令為右丞相訖十八年不復書蓋表失之也吏部侍郎景先者許景先也林甫者李林甫也守尚

書令虛心者常虛心也李儀告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希逸者侯希逸也吏部侍郎說尚書右丞邕者告為建中元年疑當為郡說薛邕而本傳不載叢告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臣使而缺其名者白敏中也敏中時為鳳翔節度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怛者杜怛也明下侍郎兼令吏部尚書平章事在中書者告為咸通二年疑當見夏侯孜按宰相表見中元年後以平章事中書侍郎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二年猶在位而史誤以吏部為兵部尔史部侍郎處誨杖知吏部侍郎傲尚書右丞詢者疑當為鄭處誨肖傲沈詢本傳亦不載蓋取官遷次或無事可紀則史不盡書略皆可補史之遺誤恪先持李暹告上有宋璟書

名大如掌用筆勁利猶可見其剛直不屈之氣惜乎今已亡矣  
論

### 燕秦論

夫天下是非存亡有當于理不幸言非其人後世遂併其說廢之而不察者燕秦是也春秋之後諸侯相與一變而為戰國戰國之別六韓魏趙者晉之所分而齊楚燕則其舊國也方春秋時齊小白始伯孔子書于春秋不少假焉至與其弟子從容論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則小白管仲之功吾先君子豈少之哉小白沒宋襄公國伯欲假仁義行之而不成虎上之盟固已貶矣而晉重耳復興戰城濮會會踐土遂與台陵

之盟並錄終春秋世主盟中國者皆不能外晉孔子區區于二伯凡以為楚也秦亦是蠻夷之國自穆公闢西戎拓地數千里十四傳而為獻公復脩穆公之政敗晉石門天子賀以黼黻浸以盛大孝公繼之得商鞅以致富強而周益弱東望遂有吞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天下何止被髮左衽之憂而已乎諸侯有能合力以拒秦者固孔子之所與也孝公之十九年周致伯于秦諸侯畢賀齊楚韓魏趙五大國皆北面委已而朝之其不至者惟燕耳此豈特楚成王之比天下固已去周而事秦矣而燕秦私自燕入趙為從親以說諸侯諸侯翻然大悟曠日扼腕無不欲被甲持刃如兵于秦之境使其間有一小白外率諸侯以問

秦罪內相與共獎王室則蕪秦與管仲何如哉惜乎其學出于  
揣摩卓然有志天下反復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  
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  
秦再求說秦，孝公不用能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  
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听之則必先為衡  
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蕪秦之所以取死也嗟夫方蕪秦用  
事孟子蓋亦往來乎梁惠王齊宣王之間威文之事管晏之功  
固孟子之所諱也當世之君能用孟子則復何言不然與其坐  
斃六國併周而滅之孰若推蕪秦之說用之以道則六國未必  
遽亡六國未遽亡則秦必不敢肆秦不敢肆則周必可以少延

以待興者蕪秦雖與為管仲可也故以孟子論蕪秦則蕪秦為  
罪人君子所不道以管仲論蕪秦則秦之說不可廢仁人志士  
或將取之世乃繫列為從衡家夫從人之與衡人相去遠矣太  
史公言張儀之惡甚于蕪秦不欲使秦獨家惡聲故詳著其行  
事儀秦之別魯何足相重輕吾姑自其說言之云尔

### 范增論

項羽既死其一時謀臣策士或中或不中或而中而不幸不見  
用皆不可見後士所共知惟一范增羽既不用增計而敗故議  
者皆惜增不得用于漢當與良平相後先而高帝亦自謂羽有  
增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予觀之增豈可與取天下者哉徒旋

給果敢果見事幾能決目前勝負之人尔其寔不根義理非有  
長慮遠謀今日不為明日計者也何以知其然始增以奇計見  
項梁首功梁為楚後立懷王以為國賊無罪楚人之所深怨也  
然未几羽遷懷王殺之而增不諫不知增本意誠哀楚欲與之  
耶姑假以勝秦耶誠哀楚欲與之使羽果率諸侯誅秦一天下  
不有其功北而而臣之乎必不能也若姑假之以勝秦則旋立  
之旋殺之此豈為明日計者哉安陽之留宋義未為失計何處  
至于誅特羽不肯為之下欲奪而取其位增為未將宜預謀其  
間高帝鴻門入謝復欲使項莊殺帝坐中則增所以佐羽使得  
去者如是而已至羽阬秦二十万余人增復無一言異乎張良

佐高帝約法三章也夫忌其人則殺之畏其衆則阬之雖得天  
下其可為乎增既無以番高帝者遂以巴蜀險遠遷之漢中欲  
使高帝委已听命而羽坐據中原彼視高帝本土木偶人則可  
耳此與兒童之見何異高帝既復破三秦而東宜羽簿其言不  
用此陳平所以得間之也嗟夫伯工之會有項伯之親張良能  
使泄其情以附漢而羽不知榮陽之圍有鍾離昧等將陳平能  
使行其間以携楚而羽不悟焉在增為謀臣也天下多事彙集  
競起不過爭欲為帝尔况秦之末誠欲自得之則求其人以為  
輔苟可以得天下者無不為而天下斯至矣已不敢自取則擇  
人而輔之苟可以得天下者無不為而天下斯有歸焉懷王之

失楚未見其可必復者何有於天下增初自以為奇者但以勝秦非以興楚卒之素服奔喪率諸侯兵共誅殺義帝者而項羽遂滅蓋適足為高帝之資也張良初以所得太公兵法說高帝帝喜常用其策良以為沛公殆天授陳平雖非良比然亦謂高帝待士媿而少禮羽不能行功賞為所短而敬之更用其長後雖不免取詐而其始未失為正也士不聞君子之道久矣得其道而躬行之為上三代王者之佐是也略依其道而用之以取猶不失其正為次五伯之佐是也張良近之假其道以濟其取不得于義有不假顧而不失其成功為下戰國策士之善者是也陳平近之增曾不得在此列若以為張儀蘓代之間則優為

之矣

續養生論上

天地造化之理自未始有物之前不可得而名矣既已有物至人強謂之太極而易又先焉故曰易有太極易亦名也而不可謂之物故在大極之先而包太極太極者將麗乎行合陰陽二氣而生万物者也先天地而生故與易同冥于上後天地而易故與兩儀並列于下則兩儀者又合天地陰陽而命之者也有陰有陽其久必動其動必交有乎始必有乎終始者少也終者老也于是有少陰少陽老陰老陽又裂而為四分之為上下別之為左右而四象見矣有四象則土不期生而自位乎其中此

所以為五行者也夫惟五行生于四象四象生于兩儀兩儀生于太極太極生于易則易者超出乎有物之外不可以氣言故不曰陰陽不可以形言故不曰天地不可以數言故不曰兩儀兩儀不可以位言故不曰四象常周流于氣形與數與位之間日夜運而不息此新、不窮無得而弊之所以自本自根為長且久者也老莊知之或言自古以固存或言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一人之身並受父母之真精則通乎物之所造者與太極等別乎陰陽之在我者與兩儀配是故天以一生而地成之以六者為水地以二生而天成之以七者為火天三地八之為木地四天九之為金亦若

是而心腎肝肺各以次見土处于中分而寄王此五行之在人者也上古之人虛無恬淡不為物傷其真精全亦日夜自運而不息豈有大闕而不盡其天年者乎黃帝書論上古天真未有不得其壽者也世道交喪欲惡萌生真精之所受無有知其然者內耗于喜怒哀樂外窘于寒暑濕燥五行不知其所安則五臟不知其所養于是百病交起隨其所受而浸壞小亂絡脉大廢夫体則雖欲其生不可得矣至人為神仙墨元之說將以救之于其末也而昧者不察反以長生不死為己利燕貽王秦始皇漢武帝遂皆欲以其勢力方術取之而詭譎妄誕之徒爭迎其私枝高曼衍立為戶牖階梯不勝其繁卒莫之驗議者因欲

盡廢以為不足信則亦不度本矣夫吾身即天地也天地之長  
久即陰陽五行各得其正日夜運而不息者也陰陽五行日夜  
運而不息即造物之自然未有為之留礙者也逆而推之雖不  
可與天地並生凡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亦必有道此非不死之  
言不為橫死之言也

續養生論中

五中之在人其要不過乎心腎而肝肺佐之脾者四藏之所會  
也五行水先生而火次之故五藏腎先生也而心次之腎之在  
人執其為天下國家者而心則其君也以腎為創業垂創之業  
先立于不傾之地增培之日固則以心為發號出令之主分命

其衆合司其守而不相亂故養生者必通乎物之所造常使其  
心虛靜無為秋毫不容其間心得其養而水自降謂之龍水下  
流于腎堅而成藥調之虎此吾之真龍虎以與天地配者也心  
生而肝次之居與吾左而木在焉肝生而肺次之居于吾右而  
金在焉水火位乎上下金木位乎左右是亦天地之四象往來  
相與為用而土亦不期生而生乎其間故東方之肝木亦謂之  
青龍西方之肺金亦謂之白虎木生火肝之青龍運而必歸于  
心金生水肺之白虎運而必歸于腎此以子從母而佐心腎循  
道之序而順行者也肝木之青龍歸于心木火合而心氣王其  
降而為水內丹之始也猶乾之知太始故易震為龍乾六爻亦

為龍此二龍之別也肺金之白虎歸于腎金水合而腎氣盛其  
間而為藥者內丹之成也猶坤之作成物故理以白琥祀西方  
而形益取其北方潤下之味亦象虎此二虎之別也人之有是  
身惟液與氣自涕唾便溺凡濕相所見無非液也而肝為之府  
故凡液謂之汞合言之曰汞龍自蹶者趨者凡動相所見無非  
氣也而肺為之門故凡氣謂之汞合言之曰鉛虎汞龍鉛虎不  
能自為用故以佐心腎而心之龍腎之虎汞鉛不足以言之真  
精之藏有太極之道焉為雖屬火心之所養既降于腎化而為  
水故心之龍亦可以言水周官績事水以龍以此則龍者木與  
水之兩名也坎雖屬水腎之所升既接于心化而為火則腎之

火亦可以言火易巽在東南而風從虎以此則虎者金與水之  
兩名也木與歸心火為順心之龍乃反生于木金以歸腎水為  
順腎之虎乃反生于金古之達者所謂龍從火中出虎向水中  
生為顛倒而不順行者是其為五行之妙用相克相成新：新  
不窮者歟此養生之道幾矣

續養生論下

予既為養生之說一本于易其最簡直易明者以心腎為乾坤  
則泰否二卦是已以水火為離坎則既濟未濟二卦是已而孔  
子曰智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茲非水火之真理乎乃知自伏  
羲皇帝以來未有不出于此道者特其為世教不專于養生云

尔至老氏始揭而出之以為道家之宗老氏八十一章其各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若存用之不勤一章尤為深切而為其學者徒之誦之未有得其旨者也余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繼言万物王侯然後知所為谷神者在天地之間万物所同有而人為之灵王侯者人之貴者也因為申之以寔余前二篇之言凡老氏之道皆以虛靜柔弱為本而虛靜柔弱必以谷神言之故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又曰上德若谷而論下流則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玄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牝以靜勝為下又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自有形而現万物之虛孰非

谷乎谷之能虛以不與物爭而得一也然物至受之聲音之來無有不報而吾未嘗作則必有為之盈者矣乃神之灵不以自見而無往不在惟虛得之全是谷之虛必充于神：之灵必舍于谷茲其為谷神者歟其在于人心履乎上吾以為天腎承乎下吾以為地處乎心腎之中而虛者亦谷也而心火之龍腎水之虎日夜交際以運乎其中茲亦吾之所謂谷神者也玄北方之色也牝下流而生物者也夫神盈于谷亦可以不死矣然离坎之交以致其乾坤之用者皆本于息而出納于鼻鼻者又玄牝之門也玄牝以神谷為息以鼻為門養生者必調其息惟虛靜柔弱不與物爭則其藏甚深甚出甚微衆人之喉真人之踵

于是分矣悠然往來僅有而非亡者謂之綿。若存吾何用力而勤乎水火之交不勤而神水自降茲謂天地相合乃降甘露神谷寔有之是以歲月積而為內丹內丹之狀不可見也要是凝結而堅深根固蒂可恃以為不死者也由是而轉自一而七自七而九以法陽教轉足而丹成此方士之言白金丹砂黃芽白雪嬰兒姪女之辨大抵取數于金以表其堅皆謂之鉛而推之皆謂之虎學者惟不悟二龍二虎之異而亂其名故繁雜錯迤難得之于始末有不失于末也至于假易六十四卦取其三百六十爻當期之日以為進火退火之候既又云是不足為也則以六十四卦朝莫用其二卦月一周之謂之以月奪年既又曰

是亦不足為也則已以乾坤二卦自子至亥日以周之謂之以日奪月要不出乎陰陽以時升降姑以為術則可而知性命之理者不論也

序

程致道集序

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致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官祠居吳下致道亦以尚書論政事與時異不得調寓家于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于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縈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

下士几何可以士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  
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文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  
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  
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  
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  
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于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  
直到方致道齟齬于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  
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  
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

于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過所建  
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于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肖  
少敗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惡失雖有不樂之者亦  
不敢秋毫加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為文  
欲屬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  
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  
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犹可以力致而  
天反不得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結與十年詔重脩 哲宗史復  
起致道頌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  
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

乃為論其本末耶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  
提學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余學而譽。學字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永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七戍連營，城郭鬱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而無從得，于是凜然惧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余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有也。顧

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更秦  
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亡經且如是而况  
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余至於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  
扶持傳習之効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錢板漸多好事  
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万一公厨適有羨錢二百万不敢他費  
乃用徧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闕地三尺有  
竒作別石上為重屋以遠卑濕為之藏而著其藉于有司退食  
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墮石室之意名之曰  
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于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當  
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于學于戈將息而文治

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讀書無重得罪于吾先君子之言云

###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言甲  
兵車馬之盛備矣至于末乃曰夫其文德洽比四國治道豈不  
有本末乎衛灵公問陳子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以為祖豆則軍  
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志定魯地獨魯不下  
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遂不  
敢加而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  
能折高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足

惟者蓋理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于絕滅不幸喪失雖至于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于天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于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甲于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謹存頽垣敗壁毀廡相藉生徒奔散博學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毀大使方鎮方時自准以北裂為盜區蜂屯豕突鞞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唐詔以建康為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捐復民益安業于是喟然曰可

以有事于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因址盡徹而新之起于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月為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肄列置齋庠高明爽塏固有加于前不移不陋下及庖園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方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万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万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下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且夙興

蓮豆在列肴酒靜加幣篚潔度史告時至以次就位正笏垂紳  
珮玉鏗鏘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嘽爵于阼覲者數百  
人皆驚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曰  
嗚呼子衿之作鄭人之所耻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  
欲毀鄉校子產不可作當子產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  
終廢有子產則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別于郡國  
者其亡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  
願與中外休息還之陳平者蓋終食不忘也上帝監覲亦既歸  
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于茲將興吾邦號陪都  
是定鼎邦鄴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玉食

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求先至春。俎豆之意相與先後  
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  
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  
記刻之石後來者其有攷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計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販  
游手往來不與建炎己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漂  
水徑趣將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  
麾下北去知府事 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書肆其虐別築城  
于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

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為守于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戶皆盡乃擁眾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鋒鏑敲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犹有類數日而後絕者官軍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踐感居者雜卧起與瓦礫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國之未斂者官為募為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于是州之寺五得其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

之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坑以待藏出羨穀二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藉日枚其所獲以時檢察之人欣然皆樂效力聞十九日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 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 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 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犹欲及其既腐之余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之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犹許以伯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奪食將听之其曰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

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下所厚而殘之蓋不為量數而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二而收之以後天固享此矣合此億兆無辜之冤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冗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寔以土其上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家督役者兵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礼部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

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紀

維摩氏極天下之辨而反之于默其為法名之曰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其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已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無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惟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云者豈有物實之者哉然玩意其墮于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之知可一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

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  
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辨其非  
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特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  
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衍之  
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甍彫列綵繪備衆  
室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  
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  
有無凡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  
六七吹蠶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  
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

浸日遠其本建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于江左為名利更兵火  
久廢今長老怀祖守其故址于煨燼之余十有四年堂殿門廡  
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  
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其記其本末祖  
蓋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  
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曉世  
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  
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疾及其無所不言則雖觀  
世音亦從聞而入尔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  
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工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淮扼合肥二月  
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丙  
子又敗之復于含山之于巢縣己卯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  
敗之壬午又敗之于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于柘臯己丑遂  
敗兀朮于居店步復合肥庚寅王師入庐州賊盡過淮奔乙未  
班師己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其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弦歌之聲或可以

却秦盜文德之用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  
款謁有愧平生為俎豆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伴猷猷之意使  
無子矜城闕之歎猶不敢不勉惟先至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傾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今去之七年上不以  
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愧于神多矣強  
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徃者不及而來者未之免蓋惕然未敢  
安惟陰隲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某實預受其  
賜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月不  
雨至于今禾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竟內  
猶不徧及閔之憂在于且莫應旬不繼則民必有受其害者  
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仁無心與法皆一遠邇何擇孰非慈哀  
願矜憫迫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賴于彫殘安戢之餘  
則某亦庶几免咎于強免蒞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室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履迫窮赴愬凡有急而必歸跟厄更嘗蓋無  
求而不應今茲淫潦殆已涿旬苟朝莫之未回必高卑之皆病  
願宏普濟俯鑒群情乃憶有歲巫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

歲事之成庶俾豐穰益賴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而連  
月陰霖不已復將害于秋成方中原有興王師在塗調發屯戍  
無非出于民者歲或不穩公私皆病神豈重困之乎灵鑒不遠  
有禱必聞息迫之害不待再三尚祈昭答在此朝莫願同彫瘵  
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春多雨惧有害于築歲歸命控祈竊仰于于慈履亟蒙昭格  
盡掃陰歲有麥木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困廩更寬慢吏之憂

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食敢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浹卒荷鑒臨寒氣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祇荐于菲誠尚有所祈于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壩例若愆亢適惟弊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周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邇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孚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右者謂吁嗟求雨為膏皆請于山川百源而春秋得雨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是知水旱豐凶雖天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某待罪此邦無政及民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余春夏以來雖幸穡事偶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苟復困之蓋有不勝憂者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耆舊徧宗于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厯時統一書豈惟不容于王法亦以見神厭其德而弗之福某之譴尤固無所逃若其區區未忘于民則尚唯聰明俯鑒朝莫之間賜以霑渥無俾重為民病乃罪罰當降于身則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旱暵之憂慄：危懼徧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龍呼吸雲霧  
是惟其賤奔走徃訴敢勤于行救此朝莫風馬在塗若聞指呼  
一雨三日潤壑流注焦槁盡興如手親扶敢曰時澤寔惟膏乳  
愧我不得孰進神怒仰懷威灵自以成民故奠筭拜賜尚弗我  
吐功神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饑于路鼓鍾嘲轟旂毒翩  
舞神德在人既飽既哺我獨何為永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將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神听之不遠  
輒傾誠請潔躬以俟浹日于茲凜然朝夕之憂弥切雲霓之望

訖蒙霑澤惠以有年惟神念民固重矜其久困顧我不德亦仰  
被于深仁危酒告誠廟貌如在永言思報不解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溝壑者惟此  
一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止歲且三月俱不克濟則乏絕之  
憂僅在旦莫敢以肴酒請于有神冀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寬  
吏之責得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室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無須惟在南畝苟或罹于一歉即坐  
致于百艰幸茲春夏之交通獲雨暘之節疲氓盡力布種稍周

懼迫驕陽尚資時澤敢祈覺力重憫凋殘特紓愆亢之憂賜以  
霑濡之惠遺秉滌穢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厚高困庶以償  
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厯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嗟之請仰干  
慈濟之仁爰學舊章載迎遺像翕然雲霧即見于崇朝霈以甘  
膏不踰於旬浹神龍效職帝命不違求焦槁于垂成整凋殘于  
既獎敢以往來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夜慧蔭疾痛  
而呼父母有感必聞沈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自今以始不鮮  
虔尚念鄰邦犹多息請法慈無礙豈尔疆此界之殊民意所

須皆東作西成之望願均此施普及含生

祈晴望公塔文

江千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逾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之意敢忘  
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間民情所向有請必聞願除陰沴  
之災亟正時陽之氣庶安疲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虞疆事民力尚艱  
俱迫常賜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凋殘區區此心屢干神听  
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祈雨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以特歲常有秋故當艰难之際凋瘵稍蘇公私兼濟者神之賜也今准旬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于民者旬月以未常賜為殄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徧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帝命豈惟群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莫賜之余澤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于他時者惟替其常德

祈雨請室公入城文

元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飢僅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准孺之罷警適兩澤之不時麥苗之頽朝夕是俱雖徧走群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鑿個誠憫其卒歲之危惠以崇朝之施少安凋瘵兼濟公私

謝雨送室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遂周浹日未耜競起溝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有愧于中仰止灵山旋歸室室傾城拜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歎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竭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往于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興百灵並趨  
決日五雨無槁不蕪愧我非德何以拜賜有吁必聞則惟神志  
往餞于塗旗纛有光我心孔怀曷日而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  
惟我與神皆氏之牧願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茲永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几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方安舊業  
開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勤盡力撫循猶有溝壑之慮豈容仍歲  
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曠瘠之責敢外屢瀆曲冀垂慈  
法施無辺固未忘于終惠危誠易感尚有俟于崇朝

祈雨諸庙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之求而冒  
聰明之鑒誠意既迫在此旦莫之間灵貺俯臨不難指顧之惠  
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難自貽災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念茲踰月之間屢控  
無言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群民唯情廣大之功惟切歸依之  
志

謝雨諸庙文

比迫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菜蔬盛卒蒙霽需之祥盡消  
枯槁之患仰非明听孰惻危誠報德之心無物以祚有年之賜

尚鑒不忘斷繼自斯今益屢屢祇事庶扶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

安撫司

天步初艰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返傾率土以纏哀慙聞靈御  
之還弥切遺音之慕威容如在偉烈具存泰帝王步驟之余皆  
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化獨以心成俄興無妄之災莫惻蓋高  
之意雖神遊八極固無尔界之殊而夢錫九齡終屈群生之望  
臣頃侍從橐橐尔垂旒永懷木報之恩攀髯已遠徒抱無窮之  
悲滯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厯數之有終結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神遊不返  
伏衛未還爰追在宥之功寔際承平之運典章文物粲方冊以  
具存華夏垂夷莫海隅而咸服豈期禍變橫起遐陬撫常嶽以  
北巡既窮朔易越函閩而西度寧間流沙俄成脫屣之遊莫極  
垂衣之化臣拘縻郡綬阻造靈輜泣血書辭固難名于大造銘  
心戴德徒自給于孤忠

建康府

神凝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望奎輿之來復追玉  
几之始馮力畜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格藝祖莫聞清蹕之音

痛裂五情哀纏九土戴念憂勤之蹟尤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  
方賴延洪之緒克仁廣被尚懷邊裔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伏  
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空存馳心汾水之陽余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勤克踐斯言夫誰易君  
如耕硯田既蓄既耘剪其蒿稂待以雨露及夫既登靡寔不蕘  
如營大厦模斲刀斤取材鳩工自楠及芬逮夫落成丹雘惟大  
念初相從不寐載欣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皂白大分  
肯獨我知掇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碩瞻茫、邈其無垠  
孰極孰援蕩其袂氛孰闢孰除獵其麀麀中夜起歎卧不及斯

謂此折衝豈惟三軍文武天子允集大勲擢君不次發其清芬  
豈弟之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煦胡不少留遽殞江濱  
奉訃失聲心焉如焚五尺之柱三尺之墳已乎遂茲往者如雲  
豈無善類孰為執薰嗟我老矣童頭駕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  
今凡何時修闋朝暉君不可還徒懷萬景古今同然逝波云云  
尚有此辭君乎執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至于莊敏  
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大夫莊敏之孫益然慈和克紹其門  
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

從遊凋零存者几人謂當周旋握手未几一病莫留遽告起  
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去來君亦何  
有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歎以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其瘠而  
頽味君之言僅隔最夕殯涕陳辭尚君來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一雪瀆  
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莫頻話言相聞意則甚真  
君晚自言得妙谷神訣不死藥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蛻蹻塵  
幼化固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越曠晨中間憂樂曷可具陳  
陵雲超然一笑大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何為淚落霑巾

織 寓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老葵先君于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惟時稟師凜若冰玉  
惠然我從寔慰憂獨兩居既成左松右竹為山水恬各自放牧  
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仰三紀倏如轉轂今者何為棄我不復  
愧生戚想未免凡俗無縫之塔照映岩谷是第一祖開山老宿  
子孫無忘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此喬木

題祖贈太師忠國公焚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錄其勞進職資政殿大  
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賜我題祖爵而詔之曰尔

祖寔浮于名莫克究厥蘊惟尔慈孫嘗登揆路用肇國開國于  
惠以陰託于嗣人某陷越感泣懼無以承 天子休德而私竊  
自幸我顯祖之遺烈余懿寔獲暴耀九泉屬以再留闡寄不獲  
躬致奠謁夙夕不敢寧謹遣曾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  
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札宣文字模奉告歸省處荐于墓道尚惟  
明灵鑒格某不勝悽愴慘噓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至耄期百年終身之憂未嘗一  
日而忘尚惟 天子仁至時得追責九泉潛德懿行犹以表見  
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後凡四當大禮有司

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成禮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于  
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  
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恩  
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  
制置大使司書寫札宣文字橫躬造墓下明灵不昧尚克鑒臨  
某引領東望涕淚悽愴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山命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折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籥密護宸居任非所堪  
辭不護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年退伏丘園棲  
遲一聲念多豐尚難則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畢  
命靡它之言敢擇所安自未遠屏喟年齡之及晚迫疾恙之交  
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之復詔誤除力  
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听勉交印綬寔愧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忠顧臣憐憂勤土宇撫万邦巡綏旬何止臨踐土之

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之業責其未効付以舊邦斗運  
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  
不能強顏何補欽承威旨夔假歲時疆場無虞倘苟逃于譴累  
冕旒甚適尚終異于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息驚哀朽之余曷稱  
褒加之遇臣其中謝伏念臣迂踈寡與慙拙多艰早歲朝廷既  
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慈猶叨委寄愧  
懇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問措紳改覲共  
知在土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曲矜舊物欲勵途臣念其嘗事軒輝久絕朝天之望憐其  
服勤簿領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壖地廣敵境  
秋高明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危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願竭  
疲駕少酬聖造

謝乞官硯不允降詔表

詔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役懇祈莫效  
被寵惟危臣其中謝伏念臣稟病余生空踈莫學盡力承平之  
日尚不克堪謀功多事之時豈能免過故憑誠而自列幸量已  
以苟全詎意寬慈疊形錫諭惟之不去深有愧于火民義弗遐  
遺特見收于君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念治清靜撫民

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于愚分而退人以礼尚期曲盡于春存  
故捐体貌之隆少假羈孤之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收  
而犹馳何取疲篤之用器已盈而更受終憚顛覆之憂

賀 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休明所暨  
呀舞攸同臣某中謝竊以定暴乱而致太平孰不期于真主履  
難而念無逸必将報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  
惟 皇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相覲之歸久已仰  
吾君之于脩文武至神之德是宜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隆  
茲日臣外司留鑰阻泰壽觴俯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  
而歸美碩效群言

謝左太中大夫表

賞必賤功既誤褒加之寔光宜戒得重貽貪冒之訛退自省循  
惟深墮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令戎事犹艰固  
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己以偷安雖旋此心託無成  
績故力求于閑散幸苟免于曠瘠方俟矜從反叨寵教鉉刀何  
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余几茲盖伏遇 皇帝  
陛下高明委照博大兼容光宗 諱 勵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  
物未忘隆復之收致此廷恩例存記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  
懦衷洛邑初營曷稱保釐之守漢儀復見終規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于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于大人慶溢斯民  
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業孰盛于仁盡万方  
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聲之所美固臣子之樂推恭惟皇  
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明獻知而不殺我武惟揚脩  
劉健輝光而日新無遠弗届宜鍾百順永錫万年臣久遠清光  
載逢華旦瞻雲就列即跡莫跋于簪紳望海朝宗心徒傾于闕  
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于精誠祇

命惟增于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多積丘山未報  
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知難而退悼此志未伸固嗟懷  
見義必為曾余生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正戾誅驅太原北伐之  
師雖即期于殄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于撫綏自省何勞  
能當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矜存書物駕御群材視臣鄰  
于股肱蓋欲奔趨而承事以爵祿為孤石又將磨厲以功功重  
假衰殘中加獎飾佩景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追修文  
創始之名无愧諸儒之極選雖期隨首莫稱所天

簡明堂禮畢降敕表

二至之郊裡兼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所獨尊因

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答海宇蒙休臣某中謝竊以  
蚤御省方已更四閩羯戎謀夏几動三方用徼福于上下神祇  
亦云已至將增修于禮樂刑政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深  
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  
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艰难而思其始方茲醜數類  
復奔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亡師不妄動祈福祥而求永正史無  
愧辭狀盛典以載茂均普天而同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恩言奉  
璋莪：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竊獲預庶民敷錫之  
歡

賀 皇太后冊宝禮成表

建宮內悃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正東朝之號凡居覆冒  
率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于奉親孝必先于隆禮惟盡報本  
之誠莫能為之稱故衆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于顯鴻名式昭  
大養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夙有光  
于前列肆揚天命訖垂裕于後人荐履艰危居懷定省適皇某  
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  
于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于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襲  
雲未行跂含飴之奉驩騰夷夏更寬門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寔廢三年進律蓋禮厚而恩隆深慚滿溢

之余更冒龐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陋遭世盛明竊大  
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述職曾莫效群方大享之告成  
與敷天而同慶曷云異數更及固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  
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裸獻之修輝翟胞閭均被餼  
餘之澤憫服勞之已久肆歛福以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水  
思戒五百里諸公之地敢自比于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  
慚于漢秩未知報稱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與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特膺  
殊獎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

醜虜敗盟之際惟紂臣有憶方衆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楚惠已  
數十年亦昌喪皆亡之日戎車既駕我武惟揚敵所餒以爭先  
首摧克炤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氛慚無石矢之勤濫竊璽書  
之賜敢怀掠美輒奏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  
行無外不震不動畜回每盡于敵情能弱能彊終始弗逾于至  
筭欲所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榮臣方以病衰懇祈退免克言  
爭誦雖莫酬君父不貲之恩漢禮細書犹足示子孫無窮之室

謝軍寨遺失放罪表

奉職不虔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謹訶仰荷寬慈曲從貸釋  
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寔凡材沉迷薄領之間徒勞無補出

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疆敵  
少盡力于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于閭里致令非意固  
戒不虞知重廢于官常敢幸逃于史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詳徽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  
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于終更俾不污于後累臣敢不勉殫哀  
懦深務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慚報國之  
心

賀 天申節表

發祥隕祉天用啟于永番撥亂興衰世必推于真主載偶光華  
之旦咸欣震風之期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法禹儉勤紹

湯勇智 早麓造邦之業蓋

復古之謀視國履冰靡不思

于宏濟極民塗炭皆有賴于至仁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之  
運巨拘康疆場阻造治朝誼頌友騰孰匪松椿之願威顏甚述  
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葉表

內府黃金尚方珍物礼加異教屈使指以親臨威不違顏稟天  
光之在望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流落晚際至明橫草無功徒  
欲捐軀而盡瘁飲水自勵敢懷擇地以備安第迫衰殘終辜眷  
遇詎意乾坤之大造誤矜大馬之微勞既俾後苗仍申好賜豈  
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之所將殆非前比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光明下濟博厚兼容正陪都管籥之崇欲先四海  
戾大國封疆之寄用聳三軍故憐簪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  
力已疲而任重恩愈厚而報難臣敢不勉務消塵益扶朽純言  
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惧于於明憲再命而僂忽荐被于異恩不祿所蒙  
重慚非據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由疎賤誤竊寵榮 先朝濫冥  
于徒班本無報效 陛下擢登于政路已迫哀殘自知陳力之  
無堪惟有乞身而退屏建謀師閫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于苟  
安而無歲不祈于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艱鼠五杖之既

窮亦驚馬十駕之何反豈期過听更責後番茲盖伏遇 皇帝  
陛下休貌群工作典庶政念其拳々忠疑初非有爱于余生察  
其齷々廉勤犹未遽罹于大過姑令代價豈曰因能丁寧殆至  
于再三感兩難酬于万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于產  
見推晚或容于鄭俗雖廉頗已老終無感于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訖命出非常莫獲循牆之避重勤訓飭  
倍極兢危臣某中謝竊惟學士建名雖與前代近臣分職盖始  
本朝至于易文明顧問之稱冠秘殿寵褒之盛仰覩故事尤  
號殊榮爰歷艰難盖多勲德以舊臣宣勞于外固不乏人由建

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愈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寔而使之礼者  
必報其忠固于賢、蒐選之間每有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  
材至薄涉世多艰少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莫年取豈無顛覆  
之憂雖願竭于余生恐終辜于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出至仁  
臣某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荐蒙委寄方戎馬戒戾之際且早  
賜害祿之餘反側未安彫殘易困雖無梳獄市每師齊相靜治  
之風而御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可

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点恩独原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柄並用固將昭示于賞刑三  
宥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再居不遑寧臣敢不上休養  
懇勉扶衰病遵簡書而奔命未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庶無失  
所

賀 天中節表

天休中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逢華旦  
欽頌永年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帝王功施夷夏兢  
兢業：每懷履位之艰繼：承：方啟興王之造神祇協佑福  
祿未崇閱三十歲之灵長用扶卜世億膺地人之愛戴圖不歸

仁臣拘守郡符阻趨宸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典威而弗居群議載揚幸戎兵之始問是為周禮豈  
惟漢儀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基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  
明獻智而不杀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既艱唯險阻之備嘗則  
必履帝位以大居正路車在列鍾虓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  
之盛橫流式遏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熙事五侯奉幣  
濫居邦甸之先万壽稱觴莫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遠遶闕庭荐更十年屏處丘壑無階仰望清光大馬志軒之  
誠不勝朝莫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留鑰豈意哀憊閑廢之  
餘聖眷不遺尚賜葢錄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惟 陛下天地  
容覆一物不忍棄捐在臣麤拙非材盡死不足論報但臣早衰  
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縷：再述今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  
賦性僻遠動多媿怨而江左行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  
回嘗已被使令止以師事尚不能稱職旋速謹累在于今日豈

敢復有冒居苟貪取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收何所  
容贖反復審思莫知自處茲寔朝廷利害所繫非時臣之私計  
危情迫切進退傍徨臣已具狀控列乞賜收還成命伏望 陛  
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奇蹇孤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  
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宮現別選良材上付憂寄  
干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葉劄子

臣于拙冗材早蒙 大上皇帝識擢真之從班曾外少施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設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留  
備闕庭從容經闡每承顧問未几遂使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

造尤非臣所宣得賦分寄窮一建軒陛十年于茲屏跡山林雖  
有大馬夸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意簪屨賤微尚加省錄適  
承人乏再俾舊治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玉人遽垂存  
省旬月以來徬徨恐懼不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万外連敵  
境里民昔今經殘破凋瘵未蘓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  
稱 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今兵屯内外粗皆整  
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  
蒙金字碑賜可人 陛下皆知出自聖意至于感泣繼有疾苦  
臣當節次具聞是隅目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万一或有  
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秋豪少付

大恩臣無路仰瞻清光謹披瀝肝膽再具劄子奏陳 全前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留都已屢于淵听今復辭誤寵仰犯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歿迫于私義尚敢縷陳感懼文併隨越無所臣聞先聖詔爵制祿皆有常法既已命之則于三年攷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焉人無所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而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

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豪髮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法循理獻 廉謹闕畧細過使得容身而去固已万幸豈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據竊惟方今外難粗寧而四方万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尚多廢闕正須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厥事若藩鎮近臣不能上体聖志犹務貪得此臣所以尤恐懼震惕而不敢當者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區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孰不人：興起皆有樂事功之意庶亦不為無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前訓甚明非至愚迷孰不知警而况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 陛下信賞勛功之日而群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不思曷述大庆伏念臣出入待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几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一事見稱于世可報廩食之責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已今者待罪已藩甫踰二年雖薄書米益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為至于今 陛下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几加職繼下况資政殿設大學士 真宗皇帝特創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至慈察其危情出于懇迫不敢但同知恥止足之名 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 第二劄子

仰瀆天聰再勤明訓蹈天踏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未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迫于私義須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之年棄捐已久 陛下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繼一度越常數士友太息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切此涓史之榮以光不世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 陛下高設厚賞以激行陣將使人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臣職當外間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

戈執戟之士何所示功謂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其  
夙夜震恐徬徨累日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察此懇出肺  
腑特賜矜從非特大馬微軀私幸保全亦于朝廷典刑不至玷  
累干冒天威云云  
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寔當万死若至恩必不容免則臣瀕江  
職守自有脩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大寇克定中原仰託威靈  
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戾例合推恩即姑使臣留以待申命于  
異時猶為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准西宣撫使余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突徑至淮甸驅集醜  
類竭國遠來睥睨江端無所畏憚陛下聖文神武逆折克威  
中命將臣授之威筭曾不踰旬以十五万之衆計窮力屈全師  
鏖戰連告六捷敗亡喪衄狼狽走遁名王貴酋奔踣于道壯士  
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奔伸人神之宿憤雪宗  
廟之深讐鼓舞欢呼中外一口自此擒馘克渠御請儿旬盡還  
故土克復中厚近在且莫臣誤蒙寄委是當控扼不能身先士  
卒少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葉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常典仰知出

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所當得名篆肌骨無地寄  
言除已具表稱謝重介臣踈遠固陋被遇三朝初無秋毫可  
見紀錄蒙陛下不次識擢內珤政塗外叨師閭又未嘗少有  
補報于艰难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終更陛下終始保全  
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而天地涵容尚使超進寵名俾  
仍舊治方極墮越乃復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  
夕震懼無所自容無緣躬詣冕旒披露肝膽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今再任尋以超躡過分具奏辭免  
願請開秩伏奏詔書未賜俞允一介賤微仰干天造逡巡

敢疊有煩喋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文官別具表稱謝外  
竊惟規文殿職名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以上  
善罷未嘗輕除其余必藩邸舊恩寅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  
疆僅乃得之至于常侍惟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崇者  
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  
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學士于今  
未及一年尤准僥冒夙夕震懼無以苟安非常之恩既已仰承  
于異眷已之戒尚冀少盡于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几尚  
可勉殫余力未至虔速煩言

奏民遺人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大起居民遺漏東風勢猛威直趨東北向着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疾在告即時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簷屋俄頃間分為西踞橫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贊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踈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付使王暎又分救大小廩一帶其余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司留鑰平時既无秋毫可以報補今茲不能戒御多預謹民五致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自劾臣以職事不可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聖主所不得私伏望春慈早賜点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奏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孤寡余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自容緣臣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意特賜檢會施行

乞官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命在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勉勉祇事至今六月將又滿歲伏念臣衰疾之余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累嘗奏陳不敢再請淵听重惟瀕江巨

鎮外鄰邊境兼提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貪冒苟處首尾寔及四  
瞻：戾日積初無秋毫之補 陛下恩禮過優歲加寵類教皆  
逾分量豈當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謫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  
去春仙選閩里岳白之闕于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  
矜憐曲賜檢尋許從罷免特除臣亦外任官覲差遣任便居住  
粗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庶于晚節知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  
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假溫言曲垂錫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造出  
于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得感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

昨者自棄山林誤荷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畱報效  
而臣每不安位屢祈退屏寔以德薄器淺難堪重寄年齡晚莫  
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于淵听今茲遷延再任又已  
踰年疆事既寧人皆安業坐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  
之憂內迫元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望聖慈  
俯加矜憐倘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几免勉余年粗守  
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哀瘁投閑久屏丘壑聖眷不遺尚加

收銚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寢  
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  
陳免不獲歲月之間米連謹累仰荷 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  
夷許就閑秩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  
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必須再至曠敗不惟万死無  
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自憂顧利害所擊不輕決非臣  
敢苟當愧懼徬徨無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時賜收  
遂成命人臣依舊官覲差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芥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涵貸特寬慢令之誅未即矜從  
猶加錫諭跼天踏地無以自容伏念臣才識迂愚首蒙 陛下  
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事十年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  
未殄尚勤旰食正臣子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顧  
避但臣量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退敵以  
貽重累奉 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勉勉冒居終恐有誤委  
寄危情懇迫須至叠恩天听與其追咎于罪戾既彰之後不若  
控誠于威命始降之初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  
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下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听  
候指揮

第三狀

勅會先于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予以臣辭免今任職  
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迂愚哀獎  
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至湖州平  
江府以來所候指揮未奉處分續于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  
前降下金字牌處令再准尚書省劄于勅會已降指揮葉某除  
江南來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填  
見闕不候投告搬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于所在州軍依條差  
撥兵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日未見起發前去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中尚書  
省臣已于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所候指揮外所有

前奏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下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  
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藉峻之難以壺都督  
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二子瞻時見壺沒相  
隨俱死忠孝之節萃于一門成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典祀自金人渡  
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至湮沒臣已委官檢討重建廟宇方  
時多艱如壺等輩教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詒後世  
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列賜以廟額庶

以興起四方伏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官硯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閤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奉御前  
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林林迫就職金己半年仰賴朝廷威又  
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于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衆  
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凋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  
兼以夏秋服涼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尤  
難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至曠敗今來已及解炭伏望聖慈特  
賜哀憐許臣依舊官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  
于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几保全晚節不致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官觀尋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戾誅聖度優容尚頒渥旨  
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林迫傍徨今覆遷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  
自己須至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  
叨職擢出入內外凡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竒窮  
徇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付之郡級不過數月  
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竟安靖  
疲民沐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戾因得苟迹大謹在臣私分  
俸已多哀瘁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

寵兼臣母年高昨者不曾迎待前未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  
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臣依舊宮現  
使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寔惟生成大造干冒天威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第一次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戾日多去歲嘗具奏乞  
就閑秋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螻蟻微生上勤洪造徬徨  
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衰廢多病每歲有加  
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脚氣屢昨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事  
責非輕若更遷延冒居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

舊在外一宮現差遣任便居住庶几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  
重冒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現一任准都進奏院進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天度優容尚頒溫旨  
感銘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適遇盛明過  
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踈  
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先故自靖康以來三舉起廢  
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个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  
安靖因得苟延大謫在臣私分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齡

沒晚豈可思已事之戒。 俞得之罷伏望聖慈重加憐憫  
檢會目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一宮覲差違曲全休兒既已荷天  
地重覆之私謹守廉隅庶亦全犬馬始終之義再請威尊死有  
余罪

###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覲今月十九日惟尚書省劄子奏聖旨  
依已降詔旨下允不得再有陳情聖訓丁寧曲加慰諭恩哀懇  
迫尚敢有言進退徬徨莫知容措臣聞人君愛養人材譬如草  
木培植必不使毀折于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体膚必  
不忍傷殘于垂老此自昔明哲之士所以皆能盡一時終始之

私伏念臣過竊寵榮已踰其分勉而報效復迫衰殘前後累具  
敷陳不敢更干天听惟是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內屏王室于今  
諸詰所繫最大而臣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盱食若不深省  
已于罪戾未著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 陛下  
寄委大恩下負微臣運暮本意則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  
不遑寧處不敢自比其他師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  
綺飾俯賜矜從臣不勝万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者聞命震  
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適叨劇任徒老歲月莫效寸勞  
方自力求聞秩異遷官謗未知何名復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  
煩言敬望聖慈俯察危誠救收還成命使少安于遐分庶無累  
于公朝干冒天威自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顏工濫司宮鑰歲月雖久初

無毫髮可見紀錄通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周祭精  
穡皆是朝廷威德所及于臣何有近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  
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效餘力而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  
遊尸素之責豈可反四異教重念臣今春謾荷眷私例與諸鎮  
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衆不獲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  
無以自處今來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  
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是成命下今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史冒誤恩進陪公爵雖配天之澤  
初不聞于賤微而省已無功終自慚于泰冒徬徨隨越莫獲自

寧伏望慈特賜寢罷所有昔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  
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常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杖伏蒙聖  
恩詔降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併  
備措蚤略定再伸前請復備疆事及興湘江正當捍禦義難預  
身因遂勉強迂延至今伏念臣哀瘵余生筋力愈邁留都重地  
在今日正酒得人而叨冒養疴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  
懈怠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  
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道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戎于臣

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  
在外宮觀差遣任便若任自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積之私陳  
力不能亦庶几粗免顛越之惧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進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殛更叨慰藉賜以溫言  
感懼交并陷越無地迫于情義即欲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  
失守虜騎狂突過淮巨職當長江之寄義命死守不敢竊顧私  
計迂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  
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安業別無施行職事伏念臣昨以

衰病屏廢田里 陛下不遺簪履之舊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  
去歲黜虜收盟臣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兩冒  
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庸力齒寸効少亦自異  
衆人而寔以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  
歲輒露誠請近近者復經此難危捍外保內履食皆廢所苦遂  
復暴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凋耗通  
夕不寐茫然殘骸几不勝衣委是難以杖屨迫切之誠無辭可  
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或尚保全余息伏望聖慈檢會  
前奏早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官現差遣伏蒙  
聖降詔旨未賜俞允踈賤余生上勤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  
勉強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余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  
自安兼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  
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閑秩使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  
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進退之方

辭免現文殿學士再任表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伏奉聖  
恩除臣現文殿學士今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  
病余生昨者誤蒙聖知起之閑廢付以一向雖夙夜罄竭疲篤

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听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  
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踖以俟命旨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  
之效寔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軍民輒懷貪冒兼現文殿學士  
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  
高听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  
官現差遣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剛止亦學道之本心 破詔除  
莫違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銘此蓋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勞

許國察醜虜辭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國王  
行當任其青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新憂盡舒宏濟之謀即有  
削平之日俯未來效用慰憇民故雖留鑰之深戾亦俾奉祠之  
况敬其本無善狀過假溢言屢自列其哀殘訖未蒙于矜可朝  
弗及夕愧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况燭武之已老勉祇承命終  
幸退藏

回徽州曾侍郎啟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聊試治民猶  
屈肖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友交欢伏惟某官道與時行仁為  
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將力整于艱危用之行而舍之藏本無  
心于出處坐閑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足為容悅思干  
戈之方熾宜有後蒞協濟由謨稟聞廷議始雖難合無傷志士  
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度未遑暖席行即賜還某久  
預從游獲同封守徒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達聲猷尚託為  
僚之幸

賀宣州王相公啟

显膺詔綍登用舊人密迓鄉閭就煇名鎮除書始播興論交欣  
伏惟某官齋廟宗工措紳宿望兼安危之注意備德高之是尊  
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肖曹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  
退即燕閑久勤虛竹衮衣赤鳥方入奉于賜環熊軾朱幡豈尚

頌于開府預惟良弊辱在春知尺牘馳誠官獲伸于懇款高才  
在望復幸逢于聳猷

回雷經制啟

委運家山嘗過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春義之不遺非哀  
遲之能祿伏惟某官才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稽古之勤力傳  
家法遂展任時之畧自結主知中外殘更猷為備著通此干戈  
之後孰先賦歛之畜周瘵未蕪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知  
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較從知月暫佐使星  
聊煩覲昼之行即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款謁尚遙條教所依  
瞻言徒切尚勉加于調攝益順導于後所

賀汪相公建節啟

部符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齊壇復重元戎之寄始傳渙號  
大慰興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老廢荆榛而成帝業最  
先節禹之納忠會貔虎而振王威何止劉琨之勸進六龍在御  
四海歸心銘興已著于鼎濟難方勗于舟楫中辭宰柄久佚  
初庭惟聖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宜受社之既多  
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  
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光奉詔繪星司留鑰舊疆來復方當闕國之初聖澤誕敷更重

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才猷夙著望寔兼隆入參帷幄之謀備宣  
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勤勞眷此陪都空臨東道望春陵之  
佳氣千載固存定邦邦之名城方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  
愧修慶之未遑辱緘書之首及感銘之至敷叙莫周

給禮試言

仲素蘊奏篇稱善特賜異恩除書始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學  
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博極群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貫誼通達  
國體是宜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畧雖言語文章之選  
決科早冠于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于庶蓋其待之  
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士反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緘書

自喜哀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覩異日之成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啟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忠義亦君子行己之方仰累  
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強仕之年固已  
自投于閑散豈既哀之後反求貪得于涸火况風波荐履于畏  
塗而荆棘親逢于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惟服  
力簿書何補事勞之寔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思某官拔  
茅與其彙征米菲不以下体才流言切誠獨深亮其無他逮引  
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祿所蒙豈曰予  
衣之安知未知為報徒懷我馬之馳隨震懼屏身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啟

煇陸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守輿徒遠民間遠聲猷屢更歲序  
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貶緘頭過勤行李切審剗煩  
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  
造士所養既深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出  
緒余行聞宣室之思母久淮陽之治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  
山鈴館相望高接鄰疆之封壤更祈保衛別廷褒加言之不文  
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大保啟

方叔壯猷夙任興周之寄名公為保載勤分陝之行孚號肆颺

裔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佐時總御六師早席將門

之舊

御名

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懼彼犬戎復于虎旅雖王赫斯

怒所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况仇葛未蕪之望皆

灵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撫咸知効順倒戈內附豈惟見于前徒

免宵縱觀孰不歸于吾父一蒙開納盡洗腥羶某久幸從游欣

聞播告莫遂瞻承之志徒深慶林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啟

觸熱裁空已及印綬承流問俗具存教条歡謠初播于里閭翰  
墨既勤于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用世號名卿奏力君然其所  
遭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有往非着鞭可先久屈祠宮雙炯便

郡雖長沙國小亦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于卧治顧惟  
老病屢請歸閒念桑梓之相依徒游于舊方荆榛之未剪戎路  
未艱重慙推轂之無堪犹獲同舟而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啟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過優愧懇  
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亡竒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己  
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家多故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  
償此志更沐橫恩茲蓋伏遇某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哀屢  
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  
心勉欲效勞悵系榆之已晚雖云代國顧管蒞之何施徒有銘

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師奏捷啟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師貔虎咸奮  
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勲高宗社  
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戎執出三司之右總將壇而申令史隆  
百勝之威聳中外之欣誼雪人神之深情早獲聯福事首奉捷  
音歡抃之私教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啟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祇承春屋  
莫獲牢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疎之學固斐然不知

裁之題拙之材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者三載而乞身  
懇請者六章何期劇劇以來聞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刻人  
共笑其鉉乎力雖強已陳已亦慚其易狗茲蓋伏遇某官權衡  
庶物柱石本朝追叙尚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  
同心未皇舍舊以圖新姑亦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  
罷歸穎川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惟鈞侯動止  
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浼記室哀鈍龜勉亦將几

月郡事雖甚繁連日檢遺冗滯數百事似已少間其餘皆可徐  
以力治而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也或  
謂今歲虜未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裡非  
所慮或謂才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  
者竊皆以為過據前探報言頗虜点兵開河積糧料器具遠近  
略同必無安靜之理也今淮東他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未  
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  
淮甸之民今乃以全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  
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亦未見其別有  
大指蚤而必可以固吾圍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尔中寅

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遁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也非  
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  
不能越濡項符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  
能有壽春而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亦未有必過固之理而  
乃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乎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  
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焉此固勢必知此  
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聞則  
兵民為分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克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  
多自王琰先遁于采石諸君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  
為潰兵剽略虜得來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之也况本道界分已

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  
之若責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就可待不虞  
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琰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  
山林不聞面議既不得已于此懲往者呂公之困誓而不敢復  
出一語然平日奉公之心有不能終愧藎食者因季華行輒私  
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而復恐  
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余數十条併附之別紙此非  
其暗徒以相公平昔所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與人之言以  
答毫末皇恐余祈倍保鈞重上付春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進中忽遞上狀必  
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之後未有繼  
至者也張少傅處見錄到偽牒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  
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審計所當為  
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可以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切料廟謀必  
皆有定策也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凡十餘里順流而  
下而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覘形勢已熟四五年來  
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  
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虜前兩  
至朝廷先夫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

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筭惟一  
切反此內力為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  
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其寡彼寔畏必以謬悠之辭  
迫我而不敢來若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堅  
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所探  
否目下急務莫若先棄湯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代其謀縱有不  
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固不害事我  
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此計之內外諸司一金  
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  
并買牛更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徧

晚木人各自斲豎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守過計仰侍  
春予不敢自為形迹輒借具粟違維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  
次請聞伏幸寬明貸亮日痛牽強書不成字余祈倍万善保鈞  
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即辰伏惟鈞侯動  
止萬福某近具狀託季承是撫幹詣屏下稟達必獲塵浼前日  
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北京西路牛疫恐民無  
以耕委令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祖買債與  
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已取會諸州見官常平錢

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  
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麋鹿獐鹿野獸等羣死山林原  
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犂田已揀秧種蔣用牛不  
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于秋冬間為來歲之備亦  
其所損路分自湖湘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所余惟兩浙福建  
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  
兩浙昨經淮南管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而行  
緩日僅三二十里田家作苦糗養餵飼不敢竭其力置之林薄  
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莫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齊其用  
多則不惟難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膏牛者多奸獘疾病老

府所遣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萬一強之仗行或倒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惧死必備直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卧起之節水草之候兵卒所不解須寄養于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皆連日遣邑官徧歷農畝其言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唯恐後而民言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听採如有可議即異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蠶亦無害類數日前微奄闕雨忽通得一晝晝夕遂稍足行官畜本聞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傳說中間與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為廊地張少傳已先築塙出十餘丈

在外此一事已諧矣余更俟命煩責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啟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此靡何其甚高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強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徭橫斂二萬八千匹芻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疫瘥似少蘓儲原有未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固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云密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新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

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御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  
又何謂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謂無一可  
守。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  
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仰意各有向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  
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  
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  
之與淮亦強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  
惟敵之為佳，慶曆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  
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戰守。秦倫之  
計是時元昊力求和，而議欲遂從之，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

和議為权宜戰守為寔務，且謂元昊欲窺閩中，非獨其志亦吾  
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苗，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  
舟徐文輩既皆為其腹心，近復聞以鄰瓊守拱州，去歲叛兵已  
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而盡  
和議成，我國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  
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通携來，設錄附呈，恐或可佐論  
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在中偶不得  
眠，過慮及之，且起適有伙人，故私告公，不覺累教有言，幸無以  
語他人，向冷萬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初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當獲呈說即日伏惟鈞候勅止乃福旌鉞啟塗中外經濟不無少勤而筭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未有動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賊暑愛惜其衆恐亦未必一劫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少帥出軍已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士極銳有自殘請行者殘可喜嘗與之高推賊情似有乘間欲奪者計已屯壽春同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虞令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得既行甚及側嘗訴于張累數千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東部曲即自刎首准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偏裨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為方略包籠之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

屬人宜可說以成功惟推貨務積鏹截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旬之備而省劄連下支太平州椿管與劉錡激賞除緡外皆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邦移允撥具申明若不足數或當于折帛錢內應付繼此若更有支降必不能辦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札錢帛及諸司于格念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斥堠鋪點檢差齊整北極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極力彈壓列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數日前不得已作留子司檄具虜事狀事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本職浙江合措置事向為不一畧未有備謹留以待面禀軍民延跋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群情正熱余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謨論推貨務書

某啟近嘗附問以拜未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伏惟台候  
方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孰急于此非牛  
刀余刀其誰能濟甚慙公論某哀茶無補坐慚尸素已止章請  
闕且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間猶酒任責戶部大軍錢糧委預  
總領自去歲冬推貨入大納虧中間几至之絕殊可寒心偶府  
中經盈收十得少歲計乃有吝獻于朝以為有三十万緡者遂  
盡旨許免撥盡輸二十八万緡謹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權貨  
之窘如前問之蓋緣昨罷戶部回易庫賣鹽群商疑法必變更  
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此意不若早為之

所不然即須再下一黃榜委曲申告必不更之意庶或退听今  
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几不得不以誠告不惟  
有司未有以塞責兼朝廷所失略計之已百余萬緡蓋場但支  
待欠舊蓋約至四月方盡象猶坐視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無  
入所失又不止此蓋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望余冀倍  
万自厚不宣

與秦相公論歲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余寒即日伏惟鈞  
候萬福某近嘗托徐度司封上記必獲  
拙蒙庇祖遺載  
梓事竟煩庶議移獄公朝正名分羨賞罰固一民不得可使有

寬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蒙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  
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私欲少伸于相公近世毀  
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党更相與奪故名寔倒植而實習隨  
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今以言  
狀為臺臣所荐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  
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称善其為人且當如何而所犯  
狼藉殆非他賍吏可比有司具獄畧見入已者為錢九千銀五  
百五十兩絹二百匹綿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  
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証佐未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雜  
見尚數千緡與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為長史者

從前日虛名庇之手正今日隱惡劾之手以律言則監臨有犯  
知而不學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學而州  
不學故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  
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折納見錢夫首蒙 上聞  
納更以金字碑報可德意始傳闔境歡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  
令曾恢為戾多折至八夫省而不入已去冬因訟即奏削見勘  
梓多取乃至十夫四百省而益其五夫四百省入已朱鈔具  
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奏本府亦縱而不至  
他日曾恢被罪被訴朝廷覆視得寔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  
將何辭以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兵

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不悟墮其計中遲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某所以欲違官体究得寔之後判然不疑乃代其謀一以法今從事庶几忝以大百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嫉一大奸少正群兇妄奢誣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尚敢伸其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齊一礼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者朝百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况其甚者流蒞半世正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覲望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朱期之至此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

还山林不敢一日為苟安計初若未懦可以今當信其非偽無緣晤省竊恃眷予煩噪不竟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余祈上為典選倍加保保重護上狀不宣

答王從一教授書

某故口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去教相見動靜頗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無喻秋高喜承連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味校正大白集尤是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蹟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于絕學之後而自信

其臆決固未易輕指辭也惟深于經旨者類考之或廢几焉早  
歲聞先達道劉仲原父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  
云諸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  
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候之至三年喪畢而不  
朝則不朝矣然後沒王而絕焉此攷于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  
為三不朝之節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  
說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沒公也魯沒公不書或諱或暇此論  
弑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威弑君  
不討雖周王亦與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與命僖  
以妾為母書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威與

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于不朝而錫命成人之妾以  
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狄  
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王者天下之王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  
下之王若因威而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道是天下皆無王若  
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則于數之周一  
見王亦嫌于無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沒  
王所以治王與威也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  
分恩而終不見誅于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曰王雖  
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垂來世此不為周王與  
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得有

其位何用以在衆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又必因于史蓋當時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免討衛州吁弑君石厚問定君于石碯曰王親為可此朝而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未討公子喜時為之請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同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得而易焉故春 凡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余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文于未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于一王之大法乎切以是為

經之旨老懶多廢志又適書杳至酬酢不暇以長者好學之篤不克發此云云亦哀斯道之將墜也不識以為如何有所商榷却真一論漸涼萬：珍愛不宣

又答王從一教授

某啟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 字承履此初暑動止安往長歲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意解義諸之終篇雖未見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以日月為例莒人入向論入義得于經已多但反欲定專門于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交攻而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

為齊魯二學使二人者授受果皆出于吾先君  
散而之  
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  
一而欲放教百歲之後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不然故  
強尊左氏為立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具在  
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托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  
晉為燕而法然出涕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復研  
覈察于先王之道者明未于典禮者詳質于當時之事者審則  
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  
禮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無所  
得其合于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者也以

孔子聖未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編三絕今以春秋未孔  
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而遽謂夫不可得其實似過矣  
惟加之意而已適中寒濕告且未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  
余倍自愛不宣

卷尹橋書

某啟頃張暘叔西來教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肖苟合忘行甚美  
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因欣然出所願茲緘疾謂則文  
辭之與議論之偉蓋又有暘叔所未能盡言者誦詠慰喜之懷  
不待言而可知也即欲為教屬獲事處與春未粗能枝梧身復  
大病久之少安則維酷暑異常哀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

積此三者不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爽即日起居住  
健不知尚且食嶽祠之祿否江西連歲戎馬安靜夏旱聞不至  
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客  
番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  
欲屈從者覽曉暮中復念勉留于此自不作久計來春僅及解  
戾即當力伸遷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所  
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  
必能亮之余切倍才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字望之  
蕪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才城之西舊治城之南司命  
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兒不立偽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  
于墓北歲久夷圮慶曆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  
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  
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  
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平  
城郭丘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唐詔  
即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無能復付之官鑰乃克即墓南  
度地為廟請于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于是為正室三間

以設公係列公世子贈散騎常侍贈奉庫都尉軒從公  
供死者于傍以待中嵇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終以周垣增飾兆  
域名木禁芻牧無犯得工三月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  
于祠下初建康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  
糴新官屹然衣冠咸會于是士女奔走歎歎太息或至流涕皆  
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人豈待教  
告敲率而後听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  
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群力衆  
智而成其間心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  
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

易亡惟其所為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  
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于祖虛  
誕而賤名檢乘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嗜功寔是以因循苟  
簡取給目前訖至于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  
區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  
遠在易之夫大過日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應世無悶  
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  
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溫太真嶠  
精誠遠慮明世事機曰蔡道明謹維持紀綱細之軌物則公而  
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

有王光宗籟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于一戰道明雖在己不勝其衆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攷其事論次為公廟碑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昔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洪陲矣安足論哉評三士泰高騫為世作室身墮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與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頽波一律來渾、卞公特立尤雄尊卒殉以身喪厥元二維從公如清溫寧公已死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闔血面訴帝志不寬歲時來臨後楨福覽觀江山望中厚原後先二維屬秦難下睨豺虎猶齧吞新宮崇

崇俯前軒揭名日星自今思潢汚之水荐藻蘩哀歌節後芬桂樽祥颺颯然下脩門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錢色喜劇談當世事可否不畧少暇借錐貴要叔傾一時小不中意杜口詆無遺辭故人以為近快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于度曲撥十人所棄遺少加槩括皆為新奇嘗言語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弁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方回有後有不從其所不欲見終

不貲也初任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  
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教曰未  
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  
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曰發即：自祖其膏杖數十下貴  
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咲釋去自是諸侯氣力頓頓者皆側目  
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奇譎知名而方回  
以氣使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瞑目抵掌論辨遂起終日各  
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寔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徃：傳播在人  
口建中靖國間黃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  
為似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中不得美官初娶宗女表籍右選

寺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判悒悒不得志食官  
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  
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老家貧  
甚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欠其所與交  
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詞名  
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際矣而予與方回徃來  
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承 居公衆識慮  
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  
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後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  
汝忽以我為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  
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傳嗟未幾二子  
以周君葵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聞非某其誰銘夫之姓慕容  
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曾孫祖 父彥義 母王氏夫人  
幼莊果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迤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  
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猷俾

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老得其攻心閉門肅然  
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  
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  
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忠文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  
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  
人長子時為鄧州棣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  
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與前告之曰京城失  
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汝等皆國家兒郎何  
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  
眾罷羅拜曰知吾母來迎侯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

誓于東南下至棗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辦君帶兵  
知棗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它道破  
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州楊道來交事  
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独免于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瞻畧烈大  
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勳士林榮之紹  
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  
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  
豐鄉太乙山之原長男公 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  
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  
師奭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祕

闕叔發遺哀陽軍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即錢露孫男彥行彥  
衛孫女過迪功即靜江府司戶叅軍韓恂冑夫人平居寡言咲  
不見喜愠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勸恕  
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  
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個到頭那個是真形  
嗚呼女史所書盡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為淑女  
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回強暴之所  
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

赫、勳、閑

慶源委長

奕世載德

纘、懿、流、芳

篤生夫人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內行潛備

來端大家

令問肆揚

蘋藻聿修

肅恭齋莊

為父封股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孝德弥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

中慮多虞

挈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深惟懿範

宜享百年

爰卜新宮

永豐之源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刻此銘詩

以昭賢母

余... 銘

...

字彙、力、力、校、付、未、心、忠、言、不、到、意、也、似、後、李、以、洛、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